

大爆 临界

杨刚良·著

【长篇小说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大爆 临界

杨刚良·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爆临界 / 杨刚良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8911-2

I. ①大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1292 号

书 名 大爆临界

著 者 杨刚良

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911-2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1. 电话响了，有个女人在哭 | 001
2. 是他害了我爸！ | 004
3. 刘大勋额上的伤疤 | 007
4. 能得如此哀荣，值了！ | 011
5. 改制，改制！ | 013
6. “神算子”千把句 | 017
7. 千般柔情，万般蜜意 | 020
8. 外号“松下裤带子” | 023
9. 渴望一场透地雨 | 026
10. 天边涌来一团黑云 | 029
11. 王二麻子的麦穰垛——谁想拽谁拽！ | 031

12. 权世鑫的如意算盘 | 035
13. 杜书记咋到这儿来办公? | 038
14. 二白的精彩表演 | 040
15. “水晶包子” | 043
16. 相会在“街头暗号” | 045
17. 牛八斤的心里话 | 051
18. 杜惠如的心事 | 057
19. 淹子湖边的故事 | 061
20. 高粱红 PK 牛八斤 | 066
21. 壮阳酒算是白喝了 | 070
22. 牛八斤东北寻车 | 074
23. 夜宿“热炕头” | 077
24. 贾继良发难 | 083
25. 教训还不深刻吗? 单等死了人你才警心! | 086
26. 算卦的纸条: 父在母先亡 | 090
27. 杜惠如的担心不幸成为现实 | 093
28. 没戳破的窗户纸 | 096
29. 多年喂熟的鸟儿, 说飞就飞了? | 097
30. 改了制咱生意还能做吗? | 101
31. 拼着这个副处级不要了! | 105
32. 办公桌的朝向让他吃了一惊 | 109

33. 流言四起 | 114
34. 朱新誉与李重阳在较劲 | 118
35. 职代会上，李重阳败得很惨 | 122
36. 好戏还在后面！ | 127
37. 来自淹子湖的孙德财 | 133
38. 孙德财成了新天厦集团董事长 | 139
39. 这制是一定要改的 | 143
40. 薛娟还是很有佛缘的 | 149
41. 两千多米长的“巨型炸弹” | 156
42. 我是改革的绊脚石！ | 161
43. 陈旭跟杜惠如急了 | 165
44. 真出了事，跑不了我也飞不了你们！ | 169
45. 新蓝焰不是原来的老蓝焰了 | 174
46. 薛娟的屁股被撕下一块肉来 | 179
47. 炸出个刑事案件来 | 184
48. 美国总统放个屁，咱这都能闻着味儿 | 189
49. 小猫子把自己捆在小树上 | 194
50. 闻若升把护照扔到纸篓里 | 200
51. 高粱红要回淹子湖 | 205
52. 我也可能被录像？ | 212
53. 镜里有张女人惨白的脸 | 220

54. 杜惠如想，改制给我带来了什么？ | 227

55. 该让他知道婆婆是个娘 | 233

56. 梅彩云的神圣使命 | 236

57. 新蓝焰真的罢工了！ | 244

58. 人家这样帮咱，咱能忘了人家？ | 250

59. 孙德财说：这主意是我能拿的？ | 255

60. 全市停气，龙城沸腾了 | 260

61. 朱新誉一脸惊愕：白乌鸦？ | 268

62. 飞来一群白乌鸦 | 276

1. 电话响了，有个女人在哭

杜惠如一到办公室，王铭传就跟了进来，接过他的风衣，往衣帽架上一挂，说：“杜书记，刚接通知，市里有个会……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等王铭传继续往下说。王铭传却不说了，只盯着他的脖子看。他就觉得王铭传的目光有点儿怪。咋了，哪儿不对劲儿吗？低头看胸前，又看袖头，没发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，放了心，说：“你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王铭传从他肩头捏起一根狗毛，摇晃着说：“没看啥，就这个。”

“哦，闹闹的毛。我家闹闹可招人喜欢了，一到家就往你身上爬，弄得你出来进去一身狗毛。”

王铭传只笑不说话。

“你还别说，小狗拱拱你，舔舔你，然后乖乖地往你肩头一趴，那感觉，嘿！”

见王铭传仍捏着狗毛在那儿笑，就说：“早上我还看过了，没想还有漏网的，竟让你给发现了，你的眼真毒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还是领导毒！其实，我啥也没看见，只看见这根狗毛。”

细细的、白白的一根狗毛，在杜惠如面前晃了晃。终未晃出什么花样，就让王铭传给丢到痰盂里。

“开会是吧？”杜惠如说，“知道了，忙你的去吧。”

王铭传答应着，捡起桌上的铅笔和签字笔插到笔筒里，又把电话摆正了。茶几上有个水仙盆儿，刚刚换了水，鹅黄色的小花特有精神。暗红髹漆的面巾纸盒，雅韵悠然。王铭传抽出一张，走到镜子跟前，擦上面的水渍，边擦边偷看杜惠如。见杜惠如也在看他，便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，出去了。

看王铭传走了，杜惠如就去看镜子。胸前、两臂、肩头，没再发现狗毛之类的东西，就打算去看桌上的文件。昨晚薛娟给他打电话，说是个急件，请他抓紧看，他想看看这急件能急到什么程度。

突然，他发现白衬领上有片红色印迹，似有似无的，如雪地上的一瓣翡色梅花儿。他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再想想刚才王铭传的眼神儿，心中嚅嚅地不安起来。赶紧扯过毛巾，在水盆里浸湿了，慌忙地去擦。

桌上的电话就响了。

有个女人在哭。谁呀？哭什么？

杜惠如的听力好，最善听声辨人，哪怕是很久前短暂接触过的，无论是打他的手机，还是打他的座机，他都能立即听出这人是谁。而今天，他却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听出是刘艳玲在哭。

刘艳玲说她父亲死了。

杜惠如简直不敢相信，好好的，怎么就死了！

刘艳玲的父亲刘大勋，是蓝焰燃气公司的缔造者。可以这样说，没有当年的刘大勋，就没有如今的蓝焰燃气公司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“五小”遍地开花，什么小焦化、小钢铁、小化肥、小造纸之类，一夜之间就红火起来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刘大勋受命组建了煤气厂。厂址选在城西的一片桑园。刘大勋带人刨桑树，除杂草，挖沟填塘，铺路造房，没用一年，龙城第一座焦炉就拔地而起了。焦炭供给钢厂炼钢，煤气送到食堂和锅炉房。在龙城市，煤气厂的职工是最早吃上用煤气蒸出的馒头，也是最早用上煤气烧的热水洗澡的，这一直成为他们的骄傲和自豪。再后来，焦炉更新改造，水桶粗的煤气管子通到城里，龙城市便昂首阔步地进入了燃气

时代。

龙城市的燃气时代与刘大勋有割不断的联系，他是蓝焰燃气公司的首任党委书记兼总经理。当年，提起刘大勋，龙城少有不知道的。

杜惠如咋也想不到，自己的恩人、师长、蓝焰公司的缔造者、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英雄，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竟然也会死！

在急诊室，杜惠如掀开白布单，见刘大勋双眼紧闭，两颊潮红，神态安详得像熟睡。他疑惑地望着刘艳玲，刘艳玲仍红着眼在哭。他又抓住身边的护士问：“哎，你们……你们咋不抢救？”

“谁说没抢救？来时就没生命体征了。”

“你看脸色，咋就没生命体征了？”

护士说，别看脸色红润像睡着了一样，其实，人早没了。这是煤气中毒的典型特征。

杜惠如这才明白，老人的确已经“走”了。

李重阳、陈旭，以及王铭传，也都泪眼通红，围在杜惠如身边。刘艳玲被薛娟搀着，哭得瘫软在椅上。

杜惠如抹了把泪，走出急诊室，几个人也跟着出来。他说：“你们有什么意见？”

李重阳是副总经理，陈旭是常务副总经理。但按党委领导班子的排序，李重阳却在陈旭的前面，所以他就先开口：“明显是煤气中毒，可这事儿……好说不好听啊！”

陈旭说：“什么好听不好听，实话实说就是了！”

“按理该实话实说，可这事要是说出去，丢人哪！”李重阳说。

“事儿明摆着，讳疾忌医哪成！要我看，倒不如就坡下驴，借这个事故进行安全教育，再集中整治违章用气。要不然，这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更大的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！真到那一步，更丢人！”

杜惠如抬抬手，见两人不再吱声，就说：“我意见是这样，刘书记的逝世原因：脑溢血抢救无效。你们看呢？”

杜惠如定了调子，李重阳点头说行，陈旭虽觉不妥，却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他刚才反驳李重阳，倒不全因不赞成这个意见，而是因为这意见是李

重阳提的。现在，同样的意见，出自杜惠如的口，他就勉强接受了。静下心来想，反正人已死了，无论你怎么说，死人是不能活过来跟你犟嘴的。再说了，这意见也不能说不好，搞了一辈子煤气安全，却死于煤气事故。玩了一辈子鹰，末了让鹰把眼叨了。这话说出去真不怎么好听。不仅刘大勋丢人，整个领导班子都毫无光彩可言。

思想统一了，杜惠如就丧事如何办说了自己的想法，主要的意思是尽量往好里办。否则，既对不起这位蓝焰公司的缔造者，也对不起他的追随者。

李重阳把刘艳玲、薛娟、王铭传叫过来，要他们对外统一口径：刘书记突发脑溢血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最后又强调说：“咱可都是党员啊！起码的党性还是该有的。”

大家都点头，表示和党组织保持一致。

2. 是他害了我爸！

灵棚搭在紫薇花园的职工宿舍。

虽是冬季，尚不很冷，天灰蒙蒙的，是即将落雪的征兆。

杜惠如昨天很晚才离开，今天一早又来了。一下车，就看见孙德财送的大花圈。花圈是特制的，特点很明显，就是大，在一大片花圈中，老远就能看到它。

孙德财是新天厦集团董事长，三年前移居新加坡，生意也做到了海外。

孙德财的发达令人吃惊！就像眼前这只大花圈，随时能让人一惊一惊的。

想起孙德财初来时的情景，杜惠如心中感叹道：嗨！这人说不定啥时就走了运！当年穿着烂棉袄、束着破麻绳的孙德财，谁能想到，竟有今天的辉煌！

蓝焰人冬季取暖，大都会用一种简易取暖炉。炉子是从商店买的那种烧煤用的铸铁炉，烟煤、白煤、焦炭都能烧，装个炉胆还能烧蜂窝煤。铸铁炉子买来，拿根拇指粗的铁管子，一头敲成鸭嘴扁，另一头接根软胶管，再接到煤气管子上，取暖炉就成了。一扭阀门，鸭嘴就冒气，划火点了，火舌就呼呼有声。但这种炉子不安全，稍有不慎就会出事儿。蓝焰人有经验，

知道让“火等气”，不会反过来让“气等火”。“火等气”就是先把引火点着，再开气阀，煤气出来就遇到等在那里的火，“噗”的一声烧起来。要是先开了气阀，煤气很快充满了炉膛，这时你再点火，“咣”的一声，炉子就炸飞了。蓝焰人很少犯“气等火”的低级错误。但这炉子还有一个致命问题，最怕意外熄火。一旦熄了火，煤气还呼呼地冒，就会造成煤气中毒或引发爆炸。曾经中毒死过人，也曾爆炸死过人。历任领导都禁止使用这种炉子，却始终没能禁得住。

为啥禁不住？毒品有害都知道吧？可还是有人吸；贩毒可能被枪毙都知道吧？可还是有人铤而走险。再如公安法院检察院法律法规一应俱全，可仍有人贪污受贿杀人放火犯各种各样的罪。为什么？生态平衡！上帝造了老鼠，跟着造只猫，也是考虑平衡问题。谁不知道这种取暖方式不安全？血淋淋的教训也不止一次，可哪一任领导真正禁住了？哪一任领导都知道自己解决不了，但哪一任领导又都毫不例外地严禁。禁不禁是态度问题，禁不禁得住是能力问题。谁都不愿输在态度上。至于能力，谁去认真考虑？反正现在当官也不全靠能力。

按理说，谁家用这样的炉子，刘大勋都不该用。他在任时下的禁令最严，治理违章用气的力度也最大。如今不在位了，却带头违禁用起了简易取暖炉，谁想得通？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。

其实责任不在刘大勋，炉子是牛八斤弄的。牛八斤心疼老泰山，早想给他弄个取暖炉，可一提这事儿就挨骂，刘大勋宁愿天天抱着热水袋，也不让牛八斤弄这样的炉子。可这一年多来，刘大勋常有些怪异举动。有时手里拿着眼镜，还到处找眼镜，我的眼镜呢？有时泡茶，能把开水倒进茶叶桶，然后就到处找热水瓶椎，找了半天，才从糖瓶里找出来。

牛八斤说，你爸爸老年痴呆了。刘艳玲回他一句，你爸爸才老年痴呆！牛八斤就笑，说俺爸爸要能老年痴呆还是他的福了，三十多岁就“走人”了，什么福也没享，哪像你爸，还有得老年痴呆的福。

牛八斤还对刘艳玲说，要不然咱试试，看你爸是不是老年痴呆？刘艳玲说牛八斤会出花头，就生气不理他。隔天，牛八斤说他试过了，老人真的痴呆了。刘艳玲就骂他放屁。他说我不放屁，你也别放屁，你只管放心，我的试验绝对准。

我对你爸说了，要给他弄个取暖炉，他竟然说好。你说，要不是老年痴呆了，他能答应？

牛八斤就弄了取暖炉，屋里就暖烘烘的，刘大勋就在炉子边的躺椅上睡着了……

这一睡就再没醒来。

刘艳玲懊悔地说：“都是牛八斤，是他害了我爸！”

杜惠如就说：“八斤也是好心，你别怨他。再说，你一嚷嚷，事儿就张扬开了。上边知道了，今年的安全奖就得泡汤，这个责任你能担？”

牛八斤跪在灵前，以头触地，放声大哭。他哭了半天，也没人来劝。就有点儿奇怪，咋没人来劝？

牛八斤刚得信儿就哭了一阵子，该流的泪也流了不少，心中的悲伤已宣泄得差不多了。这时最好能有人来劝，他也好趁势起来歇歇，总不能没完没了地这样哭下去。还是没有人来，只好捂着脸继续哭。边哭边透过指缝往外看，就看到了小猫子，朝小猫子招手。小猫子装作不懂，只瞅着他笑。旁边还有几个，有的叼着烟，有的捂着嘴，有的抱着膀子，还有的晃着腿，全一脸怪笑地看着他。

杜惠如也看到了这一幕，他心想，你牛八斤平时没个正形，整天想着法儿捉弄别人，也该轮到人家来捉弄你了。你就多哭一会儿吧，老泰山对你那么好，也该好好哭他一场。就坐着不动，看牛八斤如何接着往下哭。

李重阳来了，小猫子给他递烟。小猫子摸摸身上没有火。李重阳口袋里有只漂亮的打火机，但他没往外掏，他得等小猫子给他点烟。

小猫子回头问：“谁有火？”

没等别人搭腔，牛八斤忙说：“我有！”说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掏出火机为李重阳点了烟。

小猫子说：“哎！哎！你怎么回事？没人拉你就起来了？你刚才那是咋哭的？还真是老话儿说的，儿子哭爹，惊天动地！闺女哭爹，撕心裂肺！女婿哭爹，黑驴放屁！”

牛八斤飞起一脚，踢在小猫子的腓上。

3. 刘大勋额上的伤疤

杜惠如出生不久，父母就牺牲在龙城解放的炮火中。刘大勋抱着他来到一个农家小院儿，把他交给一个正在哺乳的女人荷花，又匆匆回战场去了。

十几天后，龙城解放，大军继续南征，刘大勋却因伤重留在了龙城。

又过三个多月，刘大勋伤愈，辗转找到托孤的村子。见杜惠如咧着小嘴朝他笑，就想，这个年轻女人能有多少乳汁，养着两个孩子，竟把孩子养得这么招人喜欢！当他知道这女人尚在襁褓中的亲生儿子已在空袭中死去时，“扑通”朝女人跪下了，重重地把头磕在黄土地上……

荷花把这个孩子叫三狗。三狗吃奶吃到十个月，老家来人把他抱走了。三狗走了三个月，荷花也哭了三个月。

再见三狗时，三狗的婶娘说：“试试三狗还认识你不。”

几个女人坐在院中等三狗来认。三狗刚会走，还不会说话。婶娘把他往地上一放，他就摇摇晃晃地跑过来。跑到离他最近的女人跟前，见女人伸手要抱，便先站住瞅瞅，然后就绕过这个女人，一头扎进荷花怀里。荷花搂着三狗，眼泪扑簌簌地掉，说狗儿！我的狗儿！狗儿朝她咯咯地笑。婶娘就逗三狗叫花娘。荷花就听到一个清晰的“娘”字。婶娘说，我天天教他喊娘，就是教不会。你一来，他就叫你娘，看来你才是他娘。

那以后三狗就管荷花叫花娘。花娘虽然不能天天见狗儿，心中却没有一天放得下他，即便他当了大官儿，在花娘心里，仍然是自己的狗儿。

花娘的男人姓侯，年轻时人叫她侯嫂、侯婶儿，再后来，就把她叫成侯奶奶。但她始终是狗儿——杜惠如的花娘……

花娘听说刘大勋走了，就从箱子里翻出蓝花布包，里面包着只军上衣的口袋盖儿，这是当年刘大勋从胸前撕下来的。刘大勋把口袋盖儿交给花娘，花娘从蓝印花罩衫上扯一粒疙瘩扣给他。两人相约，以后就凭这个来认孩子。刘大勋原以为要随大军南下，却因负伤留在了龙城。以后，两人都没提口袋盖儿和疙瘩扣的事……

花娘颠着小脚来了，高粱红迎上去搀着，杜惠如也过来拉着手说：“花娘，你也来了。”

“我能不来吗？”就不再多说。由高粱红搀着来到灵棚前，往地上一坐就哭起来：“刘营长啊——你咋就走了呢——刘营长啊——”

杜惠如想将花娘搀起，花娘却自顾地哭。薛娟和梅彩云红着眼蹲在花娘跟前，劝她别哭坏了身子。

花娘抹把鼻涕止住了哭。薛娟和梅彩云两边搀着，高粱红在身后掐住胳肢窝，她借力站起来，慢慢走到供桌前。桌上那件缺了口袋盖儿的旧军衣，被刘艳玲叠得整整齐齐。花娘拿起旧军衣，回身坐在麦草上，从蓝花布包里取出口袋盖儿，仔细地往上缝。缝好又往口袋里掏，她触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，知道是那粒疙瘩扣。心里念叨：我把口袋盖儿还你了，疙瘩扣你该还我呀。疙瘩扣在里面不出来。花娘知道，是让刘营长拿线缝在里面了。想想这是最贴心的地方，便把衣服叠齐放回原处。又抬头看刘大勋的遗照，十几年前拍的，虽年逾花甲，仍不失军人的威武。眼睛似含笑意，又似有一丝忧郁，没有眼泪。

眼泪在花娘的眼圈儿里打转。

杜惠如说：“花娘，回家去吧。你这就算送他了。天寒地冻的，有我们这些晚辈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花娘说：“放心，我放心。”然后又嘱咐道，“狗儿，你可要好好发送刘营长，他这一辈子可是不容易！想想文化大革命受的罪，嗨！……”说着又撩衣襟擦泪。

“我知道。”杜惠如说着，脑海里就闪出“文革”时刘大勋挨斗的场景来。

朱新誉忙得东一头西一头，时不时地来向杜惠如汇报丧事安排的一些细节，然后又据杜惠如的意见进行调整。总之，他是全心全意贯彻杜惠如的指示：让刘书记风风光光地走。

杜惠如说，刘书记作了那么大贡献，为他花费再多都不过分！国有企业嘛，咱自己的事儿！

权世鑫来了，杜惠如装作没看见，继续跟朱新誉说话。

权世鑫过来招呼：“杜书记，你也来了？”

朱新誉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杜书记能不来？”

权世鑫笑了笑：“你看，我这几天，身体……那个……住了几天院。昨晚孙市长请吃饭，听他说才知道的。你看，拔了吊针就来了。”说着伸出胳膊让杜惠如看针眼儿。

杜惠如也不认真看，却问：“昨天跟孙市长一起吃的饭？”

权世鑫“嗯”了一声，意思很含糊，很难辨出是肯定还是否定。见两人没有跟他聊下去的意思，就说：“我去给刘书记行个礼。”

朱新誉望着权世鑫的背影说：“整天这个市长请吃饭，那个书记邀喝酒，真的假的？”

杜惠如说：“我刚跟孙市长通了电话，孙市长还在深圳呢，去了三天了。”

“我说嘛！满嘴跑火车，没一句实话。”

“别说这个了，你等会儿问问王铭传，咋没通知他？”

刚好王铭传过来了，朱新誉就问他为啥不通知权总。

王铭传有点儿委屈，说：“他说了我没通知他？”

“你就说通知没通知吧！”

王铭传掏出手机，说：“你看看，我发给他的短信。”

朱新誉不看，说：“短信就那么可靠，你发了人家就能收到？”

王铭传又按了几下，再给朱新誉看：“这是他回的短信。”

朱新誉就看到了权世鑫回复的短信：“知道了。我在住院。”

“权总住院也没听你说？”

“谁知道他真住院还是假住院，三天喝了四场酒，能有什么病！”

“好了，我知道了。”朱新誉说。

王铭传噘着嘴，朝灵棚前的权世鑫剐了一眼。

权世鑫三鞠躬，抬头就看到刘大勋额上的疤痕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眼前就出现一棵老榆树，靠近根部有个大瘤子，把树干鼓得像个孕妇。疤痕就是撞在这个瘤子上落下的。权世鑫的心咚咚直跳，转身想离开，却又看到供桌上的旧军装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刘大勋挨斗时就穿着它。权世鑫还让刘大勋交代这口袋盖是怎么回事儿，是不是跟潜伏特务的联络暗号？刘大勋始终没说。所以，权世鑫至今也不知道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现在，看到口袋盖儿已被谁缝

上了，疑惑也就更大了。

突然，他无端地打了个寒噤，头皮一阵发紧。觉得花圈挽带在脑后哗哗地飘，就伸手去护脑袋。风吹倒了花圈，花圈朝他盖过来，他双腿一软就被花圈盖倒在地。待人们掀掉了花圈扶他起来，他竟有好大一会儿不能说话。

一直都没风，咋就突然来了一股子风？都觉得有点儿怪。谁也不知该不该开口说点儿什么。

小猫子见权世鑫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没话找话地说：“权总，你老家有树吗？”

权世鑫长出了一口气，说有。

“有椿树吗？”

“有一棵，就在俺家院子里。”

“那你咋还长这么矮？”

听出味儿不对，权世鑫就不再接腔。小猫子也不再往下说。

朱新誉把话拾起来：“长高长矮跟椿树有啥关系？”

“咋没关系？”小猫子借着朱新誉的话说，“小的时候，大人见孩子老不长高，就让他天天抱着椿树唱：椿树王，椿树王，你长粗来我长长，你长粗来打嫁妆，我长长来穿衣裳。”小猫子学唱完了，就问权世鑫，“小时候大人没让你抱椿树？”

权世鑫瞪他一眼，不回答。

朱新誉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抱肯定是抱了，唱也肯定唱了，我估计词儿让他弄反了。所以，椿树就越长越高，咱们权总就一直往横里长。”

杜惠如呵斥小猫子，让他不要胡说，算是给了权世鑫面子。

权世鑫说还得打吊水，晃晃地走了。

杜惠如说：“小猫子你啥时都没个正形，不知道三纲五常！再怎么，他也是公司领导，开玩笑也没个分寸！”

“分寸？那得看跟谁。你说，我跟你开过玩笑吗？我跟朱主席开过玩笑吗？就今天这场合，我是顾及咱们刘书记，要不然……”

杜惠如嘴上批评小猫子，实际是敲山震虎，他是看朱新誉也跟着小猫子出权世鑫的洋相，就有点点了他一下。班子成员之间应该互相尊重。再说了，在群众面前，至少得维护领导干部的尊严，不然，干部哪来的威信？